

永远的光华

■剑戈

惊闻光华病逝的噩耗一个月了，仍不愿接受这个事实，至今不忍删去他的微信！连日来反复翻看了他朋友圈和与他的对话记录，一遍遍追忆着我们27年的过往，缅怀他短暂而光华的一生。

光华姓陈，1970年12月出生于竹溪县桃源乡，曾供职于桃源乡源茂中心小学、县文联等单位，2002年8月到成都工作。他身材笔挺，方脸、高挑眉、鼻直口阔，性格憨直，为人谦恭，言谈举止书生气十足。

1990年起，他在《滇池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数十万字。他的小说构思缜密，故事精彩，人物鲜活，语言平实，隽永耐读。近年来创作的小说，以柔美婉转的笔调，饱含人文关怀的笔触，讲述了普通人苦难与温暖，深入人物内心深处。

《流过村庄的一条河》是他的代表作。小说讲述了寡妇秋菊被怪梦缠绕，梦中还有梦，以至于有时分不清是在现实中还是梦境里。但无论是在现实中，还是在梦境里，秋菊始终洁身自好，任凭流言纷飞，心里念念不忘已故的丈夫冬生。

在接受采访时，他表达了自己的心声：“如果没有苦难的生活经历，我或许不会写作，可是又一想，我的这点苦难算得了什么呢？”在艰难的求索路途中，他始终在寻找心中的清泉绿洲，寻找心灵的自由。他说：“我前面的路还很长，我会一直走下去。”

欣赏光华，跟他成为至交，始于文学。我是在他从桃源乡政府调进县城后认识他的，当时他尚未而立，而我已年届不惑。认识后我俩一见如故，我被他的文学才华所吸引，因他的善良而更加亲近，与他成为无话不说的至交好友。

与光华的交情虽有27年之久，经常见面的时间不到5年，主要是我和他都在竹溪县城工作的时候。尤其是他在县文联当编辑时，我们见面最勤。那时我每隔几天就会在晚饭后去他宿舍聊天，话题就是文学，我们谈自己读过的小说，谈自己正在构思的小说，谈对方新作的解读……有几次竟抛家不顾，留宿在他的单身宿舍，两人同塌而眠。我们是对方最忠实的读者，每当新作发表，对方都会先睹为快，认真点评。

2002年秋，光华移居他妻子出生地四川成都。2024年7月29日，我微信联系他：“我的两个自选文集到了，快递给你。”没几天，他微信反馈：“大部分我都拜读过，其余的将一一拜读学习。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微信对话。后来惊觉，他当时应已病入膏肓，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竟不向远方的挚友流露分毫。直到今春从朋友口中知晓他去冬已离开人世！

光华人如其名，淳朴善良，藏锋守拙。祈愿远去的光华，在另一个世界里只有文学，没有病痛……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东方明珠城市花园

一碗米酒 一生思念

■曾军

一个下午，我突然接到表姐的电话，她语气沉重地说：“你二舅妈走了。”说完，便在电话里哽咽抽泣。

挂掉电话，我愣在那儿。容不得多想，我和母亲急急匆匆赶往二舅家。

进屋后，只见二舅妈躺在客厅的临时床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像是安静地睡着了，空气中哀伤凝重的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。后来得知，这天上午，二舅妈蒸包子时突发疾病倒在厨房，连一句话都没留下，便匆匆离去。

我眼前浮现出二舅妈熟悉的面孔，还有那标志性的大嗓门。我结婚时，婚礼当天担当“铺床”的是二舅妈。她端着一大盘核桃、红枣、花生、桂圆和糖果，一边朝婚床上撒，一边念念有词：“早生贵子富贵堂皇，财源满地米粮满仓……”响亮的嗓门与她的动作完美配合，引得满屋亲朋好友笑声不断。

2008年，我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呱呱坠地。由于妻子奶水不足，买奶粉是笔不小的开销。当时工厂不景气，我的工资收入锐减，家里经济压力很大。得知情况后，二舅妈到市场上买了上好的新糯米，精心酿造了一坛甜米酒，让表哥送到我家。二舅妈还特意嘱咐我妻子每天喝一小碗米酒，说这样奶水多，孩子就有吃的了。

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，表哥抱着一坛包裹严实的米酒，乘公交车一路辗转赶到我家时，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隔着坛子，仍能闻到米酒散发出的丝丝甜香，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浸满全身。

之后，妻子每天喝一碗米酒。过了段时间，奶水真就慢慢多了起来。看着两个宝宝吃饱后酣睡，不再哭闹，妻子憔悴的脸上露出笑容。在那个漫长的冬季，室外寒风凛冽，室内酒香氤氲。一碗甜米酒，温暖了整个冬天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我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二舅妈却离开了人世。闲暇时，我会给她们讲述我的二舅妈，也就是她们的舅奶奶，在她们刚出生的那段时间，用她亲手酿的米酒滋养过两个孩子的生命。

一碗米酒，一生思念。逝者永安！

作者单位：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

春晖长念

■金伟忠

春山如黛，樱雪纷飞。清明前夕，我携子女跪拜于母亲墓前。松柏在春风中簌簌低语，似在复述她往日的叮咛。指尖轻拭碑上“慈母”二字，泪光模糊间，漫山春光亦染悲色。

母亲十岁左右外公病逝，洪水卷走了栖身的茅屋，她紧紧攥着外婆的衣角，与年长的舅舅一起照顾年幼的妹妹，在饥荒年代里活成倔强的野草。母亲那双未曾握过笔的手，在午闲时打草鞋，烈日下种庄稼，月夜中编竹筐。

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后，因为父亲在偏远的乡镇做公路养护工作照顾不了家庭，母亲不得不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，白天和男人们抢工分，深夜就着煤油灯缝补衣物，还要照看年迈的爷爷，长年累月劳作不停，以致母亲头发也过早地白了很多。

分田到户后，她侍弄庄稼像绣花一样，我家田里的稻穗麦穗，总比别人家沉几分。我们常劝她多歇息，她却总说：“闲不住啊，就当锻炼身体。”

六十岁时，母亲依旧坚持劳作，春天背着竹篓采茶，新芽沾着露水，她佝偻的脊背在茶垄间起伏，像一张拉满的弓。夏天她一个人钻进玉米地里锄草，擦汗的毛巾不知用了多少条。秋冬收获时节，母亲总会把腊肉、新米、土豆等特产分成几份，捎给远方的儿女和亲友。

2011年下半年，母亲患上食道癌。化疗期间，仍背着我们偷偷地纳着鞋底。我们无奈，只在内心深处为她默默祈祷。

虽然竭尽全力去呵护，但勤劳善良的母亲没能熬过2012年夏天。出殡那天，下着大雨，但送葬的乡邻和亲朋很多。母亲安详地躺在灵柩中，痛在儿女心中，我们是那样不舍。

每到清明节前夕，我都会带着儿女回乡为父母扫墓。山风卷起纸灰，我忽然懂得母亲为何执意归葬故土——这里看得见父亲长眠的山岗，望得见她耕种过的土地。暮色渐起时，两只白鹭掠过新绿的秧田，恰似父母相伴归家的身影。

清明时节，墓碑前的野花在风里摇曳。母亲，您把苦难酿成蜜，将风霜绣成花，最终化作春泥守护着我们。

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思念与歉疚，都长成了坟前生生不息的蒲公英，岁岁年年，飘向有您的远方。

作者单位：湖北交投鄂西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
7

武当风

清明·长相忆

责任编辑：王勇
2025年4月2日 星期三
编辑：王云英